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通卷七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黄鍾太蔟千候反姑洗蕤音如賓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大吕夾鍾仲吕林鍾南吕應鍾為陰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充廣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

之馬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利妄作之失譬之蔑滅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涌曰或謂上文曰堯舜之道下文曰行先王之道道有異乎曰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是道於外是為良法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都玩反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輔氏曰引齊宣王梁武帝為有仁心仁聞之證甚當然論二君不能行先王之道則

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語錄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又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輔氏曰引程子前一說所以證徒善不足以為政後一說所以證徒法不能以自行政須要詳備心須要誠實後世如漢文帝近於徒善如漢武帝近於徒法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本嘉樂音洛反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敷救反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

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音鐸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

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位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葢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語録恭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材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通曰此章言故曰者凡四第一故曰言今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法第二故曰言先王不忍人之政所以為天下後世法第三故曰言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第四故曰言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

做人倫之樣子者其說意在當時人君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或問此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

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語錄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

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古人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亦得美謚又曰孟子是舉堯舜為法舉幽厲為戒這幾章意思一般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通曰集註此後數章曰承上章而言愚見此章亦是承上章而言故上章言法先王在君臣之各任其責此則言法堯舜則君臣各盡其道且分仁與不仁而言堯舜之仁可為法幽厲之不仁可為鑒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四海依舊在只是我不得有其土社稷宗廟依舊在只是我不得以諸侯卿大夫之禮行其祭四體依舊在只是我不得有其身非無了此物他依舊在只是不是我箇了○通曰惡死亡而樂不仁即是下章樂其所以亡者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語録孟子此章都是趲向上去更不退下来如今人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已教你不親不治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饒氏曰上面三句已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濶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通曰饒氏發出一皆字即集註自治益詳之詳字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皆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

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饒氏曰國王畿之内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官之家○永嘉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雜事篇云昔桀得罪於湯

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得罪於臣也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

本而言惟務修身以服其心彼旣恱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宏輿疾討賊見唐韓宏傳承宗歛手削地見唐王承宗傳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通曰三代以前上有德教下無巨室此曰得罪於巨室者為戰國之時而言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

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語錄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只是以力論全不睹是○饒氏曰天下有道則人隨其德之大小而有位之上下天下無道則修德者少縱有之不得在上位集註人皆有修德者是人自修德位必稱者是上之人處之各當皆是告時君之辭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語錄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饒氏曰集註將理勢二字來說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役大弱役強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如鄭衛齊楚之役亦勢之當然也纔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孟子所以不說堯舜而說文王者文王自小至大猶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

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通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者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音槃樂音洛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

勢不同爲差（又宜反）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音鐸）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

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饒氏曰侯維之維助語辭維字活有數義有是思字底有是獨字底有是發語辭底有是助語辭底隨其文義之異維與從心者同但詩內多從糸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眞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

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見世說新語德行篇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

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語録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得十分底事只如此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得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般苟且之學所謂聽天所命者也○通曰勢之有強弱亦天所命集註所謂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者為齊景公而言也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為文王言也勢之強弱在天志之自強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灾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滛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真氏曰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之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者一句他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菑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分明○通曰曰危曰菑曰所以亡亡形以著矣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是心不存而無以辨於存亡之著也集註先之以心存則審於得失之幾者本文有自取之三字濯纓濯足水之清濁自有以取之國之亡不亡心之存不存自取之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饒氏曰與之之與訓為字是因人之欲凡他所欲却為討與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好為王皆去聲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通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

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茍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音尖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錄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巳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井反也饒氏曰前面説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説弗居弗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毁禮義之人巳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仁義可居可由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説此一項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弗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通曰前釋仁人之安宅以為有天理自然之安而無人欲陷溺之危故此釋義人之正路以為乃天理之當行而無人欲之邪曲前後相照應必皆分天理人欲而言者天理有安而無危天理有正而無邪人人有此天理而人自絶之爾自絶即是本文自棄字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逺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逺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通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

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也○饒氏曰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為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如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說却是孔子告哀公之言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語錄

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

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着思有以實之始得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

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傳授者益不可誣矣○通曰饒氏疑集註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似明善之外又有箇思誠恐非本文之意蓋明善即是思誠余就集註觀之無可疑者其釋思誠云欲此理之在我者皆真實而無偽釋明善云即事以窮理學者未有不能即事以窮理而可使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也況孟子言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具功夫皆兼知行而言集註所謂思誠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饒氏疑之過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辯之太公之初來於周無是意也故孟子將太公與伯夷並說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饒氏曰作興是說文王起而為方伯若說伯夷則當說作而興養老不特是老者得其養老少皆得其養歸乎來是歸入文王境內非仕於文王也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輔氏曰衆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爾父子同氣至親父既歸之則其子焉往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

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學者不察此而以文王之事與蕭何一般看則不可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通曰不特曰養老而曰善養老文王之仁可知文王善養常人之老而非常人之老歸之即蕭何所謂養民以致賢者也但彼志於圖天下此則文王惟知養老而非有意於求二老之知二老但欲文王之養老而非有意於仕文王之朝此集註所以言其意有公私之辯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曰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

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言罪大而刑小是刑不足以容其罪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闢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

李悝（音恢）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臏齊威王臣起衛人為魏文侯將秦洛陽人儀衛人悝魏文侯臣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鞅衛人為秦孝公相封以商於之地號曰商君始廢井田開阡陌○語錄問若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阡陌便是井田一横一直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涂便是陌若干涂恁地直在横頭又作一夫溝謂溝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閑在那裏先王所以要如此者乃是要正疆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

陌觀此可見○輔氏曰集註引六人者當之是矣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遏其流雖是救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世德下衰可知矣

通曰集註所引六人皆以富國强兵之術鳴然强兵之罪浮於富國國富有以致民之貧兵强有以致民之死自古戰非得已而曰善戰焉其致民之死也多矣所以其罪之大一死不足以容之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

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眞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饒氏曰聽其言然後觀其眸子若言有不善則不必觀眸子蓋言有偽有不偽眸子却不容偽故既聽其言已得其大槩又觀其眸子以審之孟子智中明所以聽其言便知得他心內事如詖邪淫遁知其所蔽陷離窮是也○熊氏曰孔子言人焉廋哉是觀乎其內孟子言人焉廋哉是觀乎其外二章

亙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通曰夫子亦嘗言人焉廋哉孔子之觀人由其外以觀其中凡學者之觀人與自觀皆當如此孟子之觀人惟觀其外惟孟子能如此在孔子者是觀人之法在孟子者亦觀人之法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是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地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通曰書云恭儉惟德

無載爾偽孟子之論政本於此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去聲別必列反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語錄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

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至重亦有淺深也○北溪陳氏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唯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則是乃禮也若權不得乎中則陷乎漢儒權術權變之域矣豈可便謂權只是經乎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可從權以援之不可從先王之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通曰觀此則經與權自有分天下溺援之以道經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枉道徇人則既失其經而欲以是為權非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争(去聲下同)子何也所謂争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争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楊氏曰不教子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之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君子之遠其子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饒氏曰事君事長事凡皆是事但只事親為大守國守家守官守職皆是守但只是守身為大此孟子所以事親為事之本守身為守之本也能事親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弟可移於兄守身亦然追簡論其本故謂之大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晳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冠者童子舞雩詠歸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氣象曾晳有這意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喻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之事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養口體末也曾子以下專論事親然守身亦父母之願亦可謂之孝不然則為父母辱矣○通曰首以事親與守身對

說末獨舉曾子之事親而言者前已言曾子之守故也要之為人子者能守其身政父母之志也於口體且當養其志則守身所當承其志可知矣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集義程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吾以為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

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歌雍徹故仲尼論之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来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讁 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徐氏名度字孝節睢陽人○語錄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

歸於正也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心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見荀子大畧篇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

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平聲下同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饒氏曰君仁君義便是正也仁體義用正包仁義言之○通曰必如孟子然後可謂之大人矣程子之於經筵朱子之於奏疏拳拳乎正心誠意之說眞孟子之所謂大人者也當時不能用之惜哉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虞度（音鐸）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毁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饒氏曰我去譽他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不得其真之意○通曰毀譽已自是非真況修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己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

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去聲而言之與平聲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通曰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即大學正心修身兩章所謂人字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遨王驩字饒氏曰樂正子是樂官之長恐其先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

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通曰自常情觀之失身之罪大於不早見長者集註以為不早見長者之罪又甚於失身辭嚴義正凡從學者當知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饒氏曰此兩章只一件事是兩次說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却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却因依王驩來欲省飯食之費爾所以言徒餔啜也如今人欲省盤費模樣樂正子將作無緊要底事看了殊不知纔一失身便是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區處孟子所以切責之○通曰論語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朱子以為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覲之孟子此章益信蓋樂正子纔從子敖以來便是所依者失其所可親矣他日如何可宗而主之此是樂正子不能謹於始而慮其終處孟子安得不正其罪

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葢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輔氏曰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則禮與權固為二矣至以不告為猶告葢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故也○通曰集註謂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即程子易傳所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葢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

之罪人也饒氏曰范氏之意有功於世教若父之頑未至於瞽瞍之甚則人子平時所以事其親者未能如舜之孝而欲不告而娶則古今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或問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為得之

耳○饒氏曰實如果實穀之類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是而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烏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一句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為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熊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眞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眞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也○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語錄此一段緊

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緊要○饒氏曰節即限節文有文章如及階是節揖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親疏遠邇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活看○禮樂合精粗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　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禮樂智是緯○莆田黃氏曰指良心真切處說這便是信實只是信字

○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實善端萌蘖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蕚敷榮可玩可悅處○通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但禮樂之實專說行智之實兼知與行故集註重在此一句見之明屬知守之固屬行節之密是行其當然而無一踈漏樂之深是行之自然而無少勉強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語錄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孝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定此之謂大孝底之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悦樂也瞽瞍至頑甞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

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供）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瓘李氏名侗皆延平人○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人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甚有力蓋凡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也已既是則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

事理之實也○真氏曰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又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通曰父母者子之所天也萬物無不仁之天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非舜孰深知之

孟子通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孟子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王兆鈐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孟子通卷八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

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今有

文王墓 饒氏曰兩箇夷字不同一箇是東方夷服之地一箇是近畎夷之地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

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語録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劵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輔氏曰先後以世之相後言遠近以地之相去言○通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

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此其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之車載而渡之語録鄭之虎牢即漢之成臯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氾水䦨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或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盖溱洧之水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梁壊然此類亦不必深究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見左傳桓公十六年疏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文集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

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去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

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

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語録辟除之辟乃趙氏本

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又曰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

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

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

己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

哉○許氏曰平其政如上之人所處百姓必先折權

豪振貧弱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使皆得其平然後法令可行如欲灌畦必先平地之高下使無阻礙然後水可以漫流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武侯名亮字孔明漢琅琊人○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惠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秉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

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産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耶曰聞之師曰子産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悦於人人亦悦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悦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饒氏曰子産未嘗不知為政但偶然橋未成而以乘輿濟人孟子怕這般私恩小惠人易稱美之所以因此說破以警後人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矣○通曰故為政者每人而悦之孟子蓋恐後世為政者皆效子産之所為也輔氏以為此正説子

産之用心錯處則過矣按朱子或問引延平先生之說則可見蓋古者杠梁官為之但於可用民力之時不得不用之耳後世官督民為之妨民時損民財勞民力又安得以子産之事告之哉或曰夫子以其惠為有君子之道而孟子則謂其惠而不知為政何也曰道即所以為政非君子之道之外而他可以曰君子乎其政也但以君子之道則子産之惠謂之非道不可故夫子取之以君子之政則子産此一事雖惠而失其大體故孟子譏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墨角反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乂之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輔氏曰孟子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_{音咨}衰_{音催}三月王疑

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_{匹妙反}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令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固欒盈也見春秋襄公二十一年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

若君子之自處上聲下同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葢如此輿嗣豫章人○語録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葢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處○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者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通曰潘氏謂不若孔子之渾然者論語集註釋孔子對定公之語一謂二者各當自盡其道一謂君不患臣之不忠而患無禮臣不患君之無禮而患不忠一謂君使臣以

禮則臣事君以忠夫子之言含此三意不露孟子則獨得未意爾然聖賢之言雖不同聖賢所以自處者未嘗不同故未又引楊氏之說以足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聲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輔氏曰可以者在時義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彼昏不仁猶或莫知轉身一路此孟子所以致戒也然此特言其常理爾其閒更有多少義理在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茍免自私之徒者得以

藉口矣○通曰孔子曰亂邦不居無罪殺戮亂形著矣如之何可居易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于其鄰猶可見幾而去于其躬禍已廹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聲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已為先亦大學所謂其機如此之說也○通曰集註引張氏之說蓋謂上篇為正君者而言故曰仁曰義又曰正此章為君而言故但言仁義而正在其中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禮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聲宜宣為是哉集義或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伊川先生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横渠先生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饒氏曰雖合禮而不合中亦謂非禮之禮雖合義而不合中亦謂非義之義此二者亦是言時中之道○通曰似禮而非禮是謂非禮之禮似義而非義是謂非義之義察之不精則有惑於似是而非者矣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通曰天地養物而無

棄物此所以能成萬物也人之樂有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而卒不能成之亦獨何心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已之不善耶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通曰集註於此章曰亦有為而言則前章有為而發可知前為不能擇行者發此為不能擇言者發蓋於已之不善有不為則於人之不善必不言無他責已

嚴者其待人必恕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或問楊氏之說曰所謂本分者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通曰本分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是吾自然之性分即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非惟不可加毫末雖聖人亦不能加毫末焉自世人以過高視夫子而不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者政未嘗有所過為於性分之外也惟孟子知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通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從雖不先期於信果而卒亦未嘗不信果也集註引王勉之說一本作必信必果一本作不信不果按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謂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更以尹氏之說參之則主於義而信果在其中者大人之事也主於信果而未合義者小人之事也若不合於義又不信不果則妄人而已爾如此恐不字為是輔氏定作必字非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語録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又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

時也有已發時令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通曰集註所謂大人之心赤子之心非有兩心也赤子純一無偽之心人皆有之但未有所知未有所能時此心自若既知且能則事有萬變而一者與之俱變矣故失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不失所謂純一無偽者雖充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常如赤子未有所知未有所能時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

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語錄王德修云親聞和靜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云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云亦說得好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

也資猶藉子夜反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音志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上聲下同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

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語録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求之便是强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問集註道者進為之方是如何曰此是趙岐之説亦未甚親切却只是循序以進耳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袞袞地出來

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原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原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優游厭飫只深造後自如此非深之外別又欲其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之義同○或問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日用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妙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輔氏曰集註章旨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為一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自

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所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己與道便是間斷更如何到得自得田地○饒氏曰道字朱子當初如何不解做道理却解做方法蓋之字以字這兩字偶了所以解做道理不得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諸家未有人如此解集註方說得如此精密○魯齋王氏曰深造不可作己到說之以兩字不可作助語打過○通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未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

慮是勿忘優游
厭飫是勿助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語録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程子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常人之博學詳說者則欲以誇多鬬靡耳若夫為己之學則不然所以博

學於文詳說其理者葢欲其心理融會貫通事物然後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蓋必極其大然後中可求盡其博與詳然後博可約唯能如此然後可說一以貫之也○又曰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也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饒氏曰誇多說博學鬬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鬬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為一○通曰上章曰自得則學非欲其徒博然自得必由於深造之以道則亦不可以徑約也論語兩言博約博以知言約以行言此所謂博約皆以知言然皆非欲其徒博而亦皆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盖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文集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之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之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其不同易見至於以善服人以善養人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則愈密矣以德言也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為天下之公也樂與人為善者也○通曰服字與養字意味逈别以善服人者借天理以行人欲使人皆

見其有為善之迹以善養人者即天理以淑人心而人已之善皆相忘於無迹或曰孟子亦嘗言以德服人何也盖以德服人對上文以力服人而言因謂王者之服人異乎伯者之服人猶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荅以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耻者耻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語録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

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强茍且狥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虚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説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然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通曰無實者干非道之譽務本者恥過實之名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深有得於孟子告徐子之意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語録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别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將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為幾希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

耳○真氏曰人之於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葢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

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

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

仁義行存者能之真氏曰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

仁義則身與理二存之者猶待於

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

饒氏曰孟子是說人之與禽獸無甚相遠人有耳

目手足禽獸也有耳目手足人好生而惡死禽獸亦

好生而惡死人欲趨利避害禽獸亦趨利避害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有些仁義耳庶民并這些子去

之則與禽獸一般庶民便去了這些子君子便存得

這些子舜由仁義行也只是存得這些子孟子只舉

舜做箇存底樣子○通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

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

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踈儀狄而絶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待事在面前方始量度得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禹稷之過其門而不入即是禹稷之中顔子陋巷即是顔子之中若禹稷學顔子這是不及顔子學禹稷這是過上面自然有箇中

執中者皆是就事上執擇善而固執之也是就事上擇而執之舜所謂執中也是就事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即是執一便是子莫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仁之至也語録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

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通曰朱子嘗曰讀此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為學者茍能深體而黙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之間矣説常存不死四字意與集註異○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

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語録問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删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是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

下坡了○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為百王之大法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

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册書之名也輔氏曰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未只載脩朱兜共鯀數子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佔佔自喜以爲莫己若者亦可哀矣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賛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饒氏曰王者之詩乃大雅小雅二雅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風只是說一國之事說天下之事不得春秋作是孔子之春秋魯之春秋元是魯之史其文則史便是魯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則是孔子之春秋○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饒氏曰此章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通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其傳中庸内數章歷叙舜文王周公之事而因以孔子之事繼之孟子之意其子思之意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絶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絶也楊氏曰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袒音但免音問殺所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五世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遺澤皆當絶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絶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

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通曰孟子之辭雖謙而自任之重有不可得而辭者即末章與此章參看孟子之意愈可見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

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語録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此下二聯倣此○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矣○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輔氏曰大凡擇善執中最為難事使心麤不得須思慮入於精微方可一有不審則雖孔門高弟亦或陷於過當之域矣○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辭○通曰乍看孟子三傷字似

覺平說細省集註自有不同過猶不及專為亦反害者而言以害於廉者猶愚者之不及害其惠與勇猶賢者之太過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他徒何反寔夫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鐸)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平聲)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通曰此章雖特以其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

師者讀之亦當有泚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孟子言此所以戒人之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而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孟子言此所以勉

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然而作○饒氏曰平日作事皆善偶然做得一件事不善便是蒙不潔可以事上帝與人皆掩鼻而過之此說相懸絶○通曰南軒先生云齊桓公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之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歟觀此則齊桓是有其善喪厥善而秦穆能悔過自新者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

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語録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迹字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輔氏曰所謂發見已然之迹然亦有逆有順自然而然如人之善水之下者順也凡有所矯揉造作而然如人之惡水之在山者逆也故言其

故者又當以順利為本言其故而不本於自然則以人性為惡水性為上者有矣○永嘉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迹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王氏曰如言乃若其情情是已發見者即性之故也故有兩般有順有逆順者是本所謂自然之勢也○通曰子程子曰物之先豈有不善者爭事成而後敗敗非先於成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然則此所謂故者有順有逆逆非先於順者也故孟子曰故者以利為本此一本字即程子所謂先也故凡觀諸已往之迹其先無非自然之理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利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於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歐陽氏曰言天下事物之理必自夫發見已然之迹者蓋本於天下順利自然之勢也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有順利自然之勢又莫不有迹之可驗自其已然之迹而驗之然後

見夫實理之自然者為不可易而其穿鑿造作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通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源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㫖矣語録歷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爾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輔氏曰此章先儒多只就性上説故皆失之鑿唯程子以為此章專為智而發然後其義可明害於性者應前水得潤下之性而言也蓋性本順利若不順其本然之理而求之則反害其

性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天下之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饒氏曰所惡於智一段說利字天之高也一段說故字舉天之高星辰之遠來譬喻箇性天如是高遠尚可得而知豈有人性反不可得而知○通曰上段是謂禹之行水因其故此段是謂千歲之日至亦因其故行字似用力行其所無事實無所容其力致者堯典敬致之致周禮致日之致亦若用力可坐而致實不假纖毫用力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饒氏曰行字本文無音當音杭毛詩殊異乎公

行是主行列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

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録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從存心上説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不同爾君子則以

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通曰君子存之此存字君子之所獨以其存心也此存字君子小人之所同君子則以仁禮存於心小人則以非仁非禮存於心爾集註於此章末曰君子存心不苟存字虛不苟字實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横去聲下同

横逆謂强暴不順理也物事也饒氏曰集註云强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横是横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與較同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通曰君子待人者恕責己者嚴恕則不校彼之為妄人嚴則惟恐己之為常人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

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已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顔子之地則亦能樂顔子之樂使顔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髪纓冠而救之可也

急不暇束髪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

喻顔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上聲之各當去聲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通曰禹稷顔子易地皆然所以為君子之時中若楊墨則雖易地不能皆然所以為楊墨之非中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

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語録孟子之於匡章葢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之所為固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廢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爾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匡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饒氏曰章子通國稱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這兩箇皆是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通曰十分廉只是小善一分不孝便

害大倫孟子不以仲子為廉以其有害於人倫之大者不以匡章為不孝亦非許其能盡夫人倫之大者讀孟子之書當悟孟子之意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去聲其難去聲言師賔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通曰易地皆然孟子凡兩言之皆從道上說集註皆從心上說心同則道同迹不害其不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瞷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悦自得之貌魯齋王氏曰妾謂因儲子有瞯夫子之語遂發瞯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偽以欺人如墦間者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視之恐正是一章非闕文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通曰此章寫乞墦者之情態以喻求富貴利達者蓋乞墦者不過為求飲食饜飽而已若夫富貴利達本不可求也而求之至若乞墦者然其得固未可必也然已可恥之甚矣可哀之甚矣

孟子通卷八